



南半截胡同邂逅「京劇貓」

自西磚胡同南行左拐，隨即進入與爛漫並行的南半截胡同。多幅以貓為主題的街頭塗鴉令人耳目一新。其中一幅「京劇貓」最為惹眼：它身着華美戲服，頭頂鳳冠霞帔，背插三角靠旗，引得往來行人紛紛駐足，舉着手機定格這妙趣瞬間。

貓，向來是北京胡同裏的精靈。但法源寺的貓，似乎獨有一份禪意。更透着一股靈慧之氣。常有香客看見，貓兒吃完遊人投餵的食物，並不急着離開，反而踱步到殿前，前爪端放，垂首蜷尾，似在佛前低語。有人稱這是貓在替人許願：既沾人間煙火，便替眾生祈個平安。正因這份奇妙緣分，後來胡同改造時，設計師特將「法源寺的貓」化為藝術符號，在灰牆黛瓦間繪出了一幅會呼吸的市井長卷。

行至胡同中段，偶遇幾家食肆，便欣然駐足。晨曦為青瓦灰牆镀上一層暖金，鵠群掠過天際，翅尖挑落幾縷碎陽，灑落一地斑駁。我倚窗品茗，目光漫過牆繪，心緒也隨之浸入一片浪漫：畫上一位簪花而立的紫衫少女，似將整個春天別在鬢邊，恬靜裏裹着易碎的美，恍若從舊卷古畫中款步而來的詩句。而另一隅，一朵緣自泛黃古卷裏的玫瑰書籤，如鑿金重繪的愛火，在灰磚牆上灼灼燃燒，竟漾開一段跨越歲月的情懷：「我寄你的信，總要送往郵局，不喜歡放在街邊的綠色郵筒中，我總疑心那裏會慢一點。」如此這般的細膩情思，讓時光也彷彿慢了下來，只餘茶香與心緒在晨曦中裊裊纏繞。

北半截胡同保存志士風骨

從南半截胡同繼續北行，紹興會館款款而來。那門面已顯斑駁，透着歲月的沉寂。可就在這一方舊院之中，魯迅先生曾以筆為劍，寫出了《狂人日記》的驚世駭俗、《孔乙己》的悲憫蒼涼、《藥》的沉鬱頓挫，並結集收錄於《呐喊》之中，墨香彷彿至今未散。

轉過街角，即是北半截胡同的瀏陽會館。青磚灰瓦之間，譚嗣同故居靜立一隅，質樸中透出歲月的厚重。僅一街之隔，米市胡同內的康有為故居默然相伴，彷彿仍在守候那段風雲際會的往昔。當年，譚嗣同常常緩步至法源寺，於香煙裊裊間談禪論道；也屢屢穿過巷陌，走入米市胡同，與康有為、梁啟超共商維新大計。千年古剝所承載的忠義精神，與志士之間的肝膽相照，或許正是在這一次次往返之間，悄然滋養了他的精神世界，最終鑄就了那份「捨身求法」的土人風骨。

而今，這片曾激盪着變法風雲的宣南之地，已換了人間。昔日名為「打劫巷」的舊街，已更名為寓意祥和的「大吉巷」；狹窄的米市胡同也被現代商圈溫柔環抱。康有為故居不僅得以精心保存，更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，向世人靜靜講述歷史。遊人於此悠閒漫步，笑語盈盈，盡享安寧生活。這祥和景象，宛若對戊戌英魂深切的告慰：如您所願，一個富強、文明、蓬勃的中國，正堅定走向民族復興的明天。



城市地圖

沿着北京宣南胡同的幽靜街巷漫步，突遇陣陣丁香的香氣襲來。這香，彷彿不是隨風飄然而至，倒似從磚縫裏、瓦當間滲出來的，裹着些濕潤的舊光陰，誘我一路來到了歷史名剎——法源寺。走出寺門，又能邂逅西磚、七井、爛漫等胡同，開啟一段宣南胡同之旅。

增元（文、圖）

漫步北京法源寺與胡同街巷之間

領略宣南晨鐘暮鼓與市井煙火的交織

法源寺初名憫忠寺。唐貞觀十九年（645年），唐太宗李世民為悼念東征高句麗的陣亡將士，下詔建造此寺，至武則天時期最終建成並賜名。寺院起初是為祭奠戰場忠魂而設，可謂一座寄託哀思的紀念殿堂。至清雍正十一年（1733年），它被更名為「法源寺」，其意涵也從戰爭的傷悼，轉向「佛法本源」的深意。乾隆四十五年（1782年），一塊「法海真源」的御書匾額又高懸寺中，為「法源」二字添注精髓。如今，中國佛學院亦設於此處。

▲法源寺天王殿。

法源寺承載千年家國溫情

打從寺廟落成起，這座古剎的青燈古佛間，便多了一縷家國溫情。這裏見證過叛亂者的驕狂、帝王的落魄、忠魂的絕唱；也浸潤過中外文化交流的詩意、文人的詠嘆與志士的熱望。安史之亂時，安祿山、史思明為安撫軍心，在此修建佛塔；靖康之變後，宋欽宗被擄北上，曾幽居於此；南宋遺臣謝枋得拒降元朝，最終在寺中絕食殉節；戊戌變法失敗，譚嗣同等「六君子」的靈柩也曾暫厝於山門。

法源寺不僅是北京城一處醒目的地標，更是宣南文化的重要源頭。寺內曾留下紀曉嵐、龔自珍、譚嗣同、泰戈爾、徐志摩、林徽因、齊白石等文人雅士的足跡。每年四月丁香盛開，花香如雨似海之時，「丁香詩會」便如期而至。

寺外，民居與會館鱗次櫛比。四合院裏的尋常人家，以牛羊肉的香氣、焦圈的酥脆、豆汁兒的「滋溜」聲，將日子過成生活的詩；曾經深宅中的士人，或圍坐共商國是，或伏案著書立說，既醞釀過戊戌變法的驚雷，也催生了魯迅棄醫從文後的多部傑作。宣南胡同裏，平民文化與士人文化交融共生，古剎的晨鐘暮鼓與市井的煙火氣息交織共鳴，讓千年歷史既沉澱着家國厚重，亦流淌着人間溫度。

▲秋季的法源寺銀杏滿樹金黃。

宣南胡同重現「歲寒三友」

出了法源寺山門便來到西磚胡同。行不數步，一幅巨畫赫然映入眼簾：1924年暮春，諾獎獲得者泰戈爾在徐志摩、林徽因等人陪同下共赴法源寺賞花論詩，在寺內留下的那張「歲寒三友」經典合影，隨着筆墨，鮮活地重現在民居牆上。畫面裏，泰戈爾居中如蒼松，挺括着智者的堅韌；徐志摩側立似寒梅，暈染着詩人的浪漫；林徽因垂眸若修竹，氤氳着學人的清雅。三個身影，一場花事，成了中國近代文化史上動人的註腳。或許天地有情，法源有靈，寺內那株三百餘載樹齡的白皮松，竟也萌發了三枝並蒂而生的枝幹，恍若時光在此續上了未盡的緣。

北行百十步東轉，便是七井胡同，像塊被歲月磨舊的老玉，靜靜鑲嵌在宣南的街巷肌理中。關於這條胡同的由來，民間流傳着一個傳說：乾隆年間，北京大旱，土地龜裂。唯此處法源寺住持率眾掘地，竟得清泉，成災年活水。為防人畜跌落，居民以石板蓋井，上鑿七孔取水，故稱「七眼井」。日久名簡，遂成「七井胡同」。今井已湮沒，可這名字卻如一位守着舊時光的老者，將當年井台邊的煙火氣與甘泉救旱的希望，深深摺疊進了歷史的皺褶裏。

▲西磚胡同的牆畫重現泰戈爾、徐志摩、林徽因在

爛漫胡同見證會館文化

順七井胡同北端繼續向東，就是爛漫胡同。甫一入巷，遠遠便望見一棵老槐樹。樹梢間，一隻紅心氣球正輕輕搖曳。「相約爛漫」四個大字若隱若現，彷彿在向行人頤首致意。這抹紅，像被遺忘的信物，又似童話出走的精靈，為古巷平添了幾分靈動。風過時，枝葉低語的沙沙聲裏，彷彿傳來胡同的百年絮語，讓人恍然捕捉到了冰糖葫蘆小販的叫賣、孩童嬉笑、老人搖扇講古的餘韻。

作為老北京會館文化的鮮活見證，此地曾匯聚濟南、湖南、東莞等六大會館，尤以湖南會館聲名顯赫。1920年，青年毛澤東在此運籌帷幄，

領導「湖南驅張運動」，為胡同烙下深刻的紅色印記。

另外，此處亦是譚嗣同的出生地。他生於爛漫，就義於菜市口，生死兩處，竟僅咫尺之遙，不禁令人扼腕。

歷經數度更新，如今的爛漫胡同已煥新顏。文創小店與街頭塗鴉如藤蔓攀援，於熟悉處藏驚喜，在懷舊中見新潮。遊人往來，品美食、購手信、拍光影、訪古蹟。看來所謂爛漫，是歲月沉澱的肌理，時光織就的溫柔。以青春語態重述過往，舊憶自會融入當下；珍視市井尋常煙火，詩意便會悄然綻放。

▲位於爛漫胡同的書店。

責任編輯：李兆桐 美術編輯：邱斌玲